

卷五

書名 官板大元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
 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編號 D8633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官板大元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
 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
 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
 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
 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
 今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
 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
 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
 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
 論。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K. 23866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本

双紅堂
小説
8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之五 廿三回起至廿八回止

王倫

吳門金聖歎

茂苑毛宗崗

批點

湖上李笠翁評閱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
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
事操而并不屑與操周旋者也三人皆為操所殺而
三人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

林
蔡
朝
茂苑
吳門

國
前
三
國
志
卷
之
五

負好。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禍衡鄙夷傲視。若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

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禍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子曰不然爲此說者未知禍陳兩人之優劣也禍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

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于事操禍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爲不殺琳而必殺衡與爲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禍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刀于表表復借刀于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亦地夢數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在嘆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耶

鄴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之真焉可矣。

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拷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讐。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俛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劔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獻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為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禰衡鼓擊三搥。令人泣下。吉平。

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又當滿引一六句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表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揆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雪花飄向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孔融心向玄德來春之說乃緩詞耳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

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

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

日興兵破曹操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與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將軍與荆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

使者口中就便帶出劉表正必陳琳傲文中相應詡大怒曰汝可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誤繡紹不能以軍法斬之

繼而借號紹不能以大義誅之責紹者正當責其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賈詡初隨李雅後隨曹操雖有知謀不知順逆故其言如此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

曹弱今凱誓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繡曰吾先與操有誓安得相容應前第十回中事詡曰從

又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
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

二也今之難上探花者好向富厚處納款曹公五霸之志

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

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

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

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

心亂其叔母乃曰小過失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

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

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

以此一引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

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

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

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

天子不曰薦之丞相而曰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其

文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仰又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

繼統指漢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羣士嚮臻陛下獻聖纂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諫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

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其言英

才卓其言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之

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

桑弘羊武安世默識張安世宣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才其心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讐任座抗

行任座魏文史魚厲節始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

曹操鷲鳥類百不如一鶚郭嘉程昱等使衡立朝必有

可觀飛辯聘詞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背賈誼

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詭責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

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如得龍躍天衢振翼

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視足以昭近曙之多士增四門

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

之寶語亦奇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清陽何曲至妙

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騶裏馬良絕足奔放良

樂伯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

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

禍衡仰天歎曰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開口操曰吾手下

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使起謝今曹操不

謝宜正平衡曰願聞操曰苟或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

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

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



其言正大
光明

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
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
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
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鑿
劍滿寵可使飲酒食槽于禁可使負版築墻徐晃可使屠
猪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可爲要錢太守體
反言之也要錢正言之也然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
袋耳暢快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
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
顏異人處只在此二句豈與俗子共論乎孔融之贊衡亦如時止有張
遼在側擊劍欲斬之操曰吾止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

可令禰衡充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金操即衡不推辭

應聲而去玩世不恭有詩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

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

能容物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

辱也衡所來日操于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

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三搥音節殊

妙淵淵有金石聲於草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激

與嵇叔夜廣陵散並楚陽柯掌伎所貪者也禰正平漁陽搥

補絕調惜寸吟不轉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

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

落帽以桓溫禰衡裸衣以辱曹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

禰顏色不變中無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

君罔上乃謂無禮明明道著老賊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

耳又見自鳥鶴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污濁衡曰汝不識

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

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

濁也前既力謀其謀臣將士今却指名獨罵曹操又罵之

一篇文字十分光彩衡衡罵曹操一篇言語十分聲氣可稱雙絕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

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索性罵衡欲成王霸之

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

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用高宗夢傅說事古使有

築牆于傅岩之野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荆州為使如劉

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

扶挾而行之衡強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東門外送之

荀彧曰如禍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人見眾皆端坐衡

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于死柩之中如何

不哭鼓音之悲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

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為頭不似彼

眾人以曹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

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螺蟲然則其

不過如蟻中之眾恨而散衡至荆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

譏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衡如葉公

黃祖或問表曰禍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禍衡數辱

曹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殺之

大嬰奇

說得正大

如此

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

劉表使見黃祖，即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予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之耳。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

差彌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

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

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

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說在後。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

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果應

言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彌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彌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二人答遂遣韓嵩回荊州

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

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彌衡。此事不用實叙，只在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彌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衡曰：似我何如？衡

白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
為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是死屍遂斬之衡至死罵不
絕口此非黃祖殺之而劉表殺之也劉表聞死亦嗟呀
不已令葬于鸚鵡洲邊後人有詩歎曰

黃祖才非異者儔 禍衡喪首此江頭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却說曹操知禍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不說自

又不說別人殺他反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與兵問罪荀

說他自殺奸雄之極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與兵問罪荀

或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

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

操從之以上按下列州一邊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

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

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將叙元宵飲酒先叙元旦染病老

傍醉中來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

正與此合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

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

動問但知其身病不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

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四回中隱凡而

而睡乃是夜間前因隔夜未眠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

出接人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

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快暢馬騰結連韓遂起西

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快暢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

說得容易

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僕可得十餘人乘今夜府中

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更物快之

極承大喜隨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掛綽鎗上

馬疾至此有起色矣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兩時進兵夜至二鼓

眾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

操賊休走一劍刺去隨手而倒一路有來竟似真有此快

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楚

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處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處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

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歎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

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滿朝

指為誓獻帝刺指寫詔吉平咬指為誓二指正復相應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

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

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真正病源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

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平曰操賊

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名某醫治如早晚有名

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一貼藥勝承曰

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方是真真正良醫不但

承心病不但醫承心病承心病不但醫承心病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

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

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責四十將

如此醫上

之言千古罕有

文武不及此

若真有此事大快人心惜乎南柯一夢耳

慶童鎖于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

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前十回中馬宇為家僮所首前略

後詳事雖同而文各異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

輯吳碩馬騰五人只說得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

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

指為誓我也曾見泰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自俱見

議謂何正如斷碑之文不甚可讀但知寫字咬指不知所

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

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之意是

假病平之醫亦是假醫操卧于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

愈自然不消教取藥罐當面煎藥藥已平乾平已暗下毒

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熟服之少

汗即愈水二鍾薑二片洋不再煎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理義君有

疾飲藥臣先嘗之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

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先嘗則不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

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

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事雖未成而吉平

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箇

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操坐于亭上將平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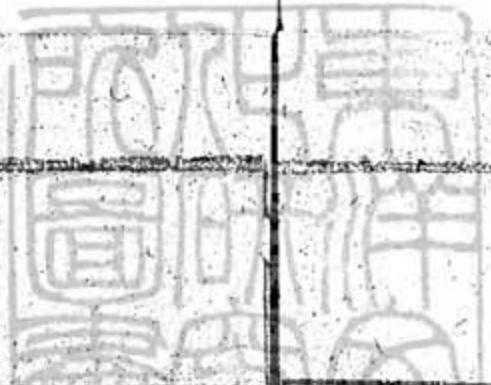
倒于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想其懷藥入府時操笑

曰量汝是箇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

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

操病雖假
恐藥亦未
必真

飲吉平先
常奸奸雄
主意



說得直絕

欲殺汝豈獨我乎絕似施全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

殺汝安有人使我來先說人皆欲殺不獨是我又說我自

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

獄卒痛打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堦操恐打死

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惡傳令次日設宴

請眾大臣飲酒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

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

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人可為眾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

湯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

平拖至堦下此是二操曰眾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

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

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眾睜目切齒

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

汝共七人耶是七人之數者劉立德也若漆一吉平則八

無立德精測得妙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

氈曹操意中八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操教一面打一面

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還不許他眾

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叉四人魂不附體只得

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

商議何事子服曰並無商議甚事操曰因箱中寫着何事

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

來慶童曰你迴避了眾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董

曹操

只首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待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

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

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

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眾人徑

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操府中看病今曹操承只得

出迎操曰緣可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

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賺吉平是假病承愕然操曰國

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

右牽來與國舅起病竟欲以吉平三拷當枚生七發前

又以此吉平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塔下此

三拷吉平大罵曹操逆賊見曹操便操指謂承曰此人會

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拏

曹操只道一人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

天使我來殺逆賊即天理也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

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

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絕不抵操教取刀

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今之書醫以十指殺人曰一發截

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唯張

齒為顏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

供招不知者讀此必以可釋吾縛意在此操白釋之何

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

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直極言而殺曹操是其勇也至死不

問答的妙
正要借他
口中痛罵
方快人心

喪心至也

最烈不意醫生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

史官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 醫國有稱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

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舊認

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

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

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即喚

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

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義狀今日

人今日方知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敘

一箇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

曹操此時竟欲為董卓所為矣

數行丹詔成虛望 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咏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為天子不及羅家

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兒之誤

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兒之愛君夫以兒之罪而殺楊

如。今。人。猶。爲。之。惋。惜。况。以。兄。之。忠。而。殺。董。妃。能。不。爲。之。悼。嘆。乎。哉。吾。以。爲。董。妃。之。冤。冤。於。太。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立。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已。之。幼。子。有。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遺。殃。不。爲。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如。一。四。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曰。爾。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爾。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爲。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賣。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爲。紹。計。者。恐。我。盡。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復。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而。假。仁。義。聶。北。之。故。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魏。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

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為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不以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明黨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湖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紹一隅之主乎。

為天下者不顧家。玄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羽。正復相向。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為

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玄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繁。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東。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托呂布。又依托曹操。後乎此者。依托劉表。又依托孫權。煢煢一身。常為客子。然則備之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操之敵紹。能以寡勝眾。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眾。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為將之道。在能用兵。為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



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之。而諸葛不為操所得。獨為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關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賊幾為董卓所為而卒。未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

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不特當日見者下淚。今日讀者亦為酸鼻。後人有詩

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年曾救駕。此日更承恩。憂國成心疾。除奸入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慷慨思將君父酬。赤青可憐捐百口。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弒董貴妃。咄咄怪事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貴妃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

無音耗點綴或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

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宰相如此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

卓已誅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誤言董卓蓋操乃今日之大驚失色豈不奇絕

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嘗請

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手跡難真曹叱武士擒

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

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

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度不能免其身

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絕奇之事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怨仇乎天子之

是何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影露能免但並求全

矣可憐可恨我不忍注日操令取白練至面前遂使其妹畢命於自

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

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

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魏魏至尊不能庇一女後

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

傷哉龍種並時捐

堂堂帝主難相救

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

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為後文伏完又撥心腹人三千克

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獻帝此時如操謂程昱曰

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

馬騰屯軍西京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

京師圖之可也為後誘殺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

亦不可輕敵以上將馬劉况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

都之心若我一但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

何以當之放下馬騰專策劉備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

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

決何足憂乎操以玄德為英雄不以本初為英雄正議問郭

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

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妬忌此操語又添不足

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語為後張關士卒降曹

等事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

起大軍二十萬分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分兵五路攻外

虛寫後八面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

公隨至小沛報知立德立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

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立德修書一封此時立德竟親自寫

遺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且言其事求其引進前

鄭立致書今又托田豐引進不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

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却又豐曰今日主公何

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

生五子唯最幼者極快吾意人愛少子今患疥瘡命

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吾有何心再

他事乎可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立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

三國志 卷五 下

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唯明公裁之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勢之言與沮受一味言戰者不同紹曰

豈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

有紹曰五子中唯此子生得最異儻有疎虞吾命休矣遂

決意不肯發兵曹昂死而曹操只言哭典韋袁熙病而袁紹不肯救劉備袁操憂劣又見如此况前

鄭玄致書之時董承未死血詔未泄今此事已露玄乃謂德書中必詳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可謂無氣乃謂

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儻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

自有相助之處為後劉備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

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

長嘆而出真正可惜○玄德求救於紹不出程昱孫乾見

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

策計雖好
但在曹操
不為美矣

驚同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

之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此計亦可但備玄德曰

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又將前今

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

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响亮將一面牙旗吹

折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操便令軍兵且往聚眾謀士問

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

方來吹折角上牙旗單旗日角旗乃青紅二色董承之死

一紙自縊天幅劉備之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

寨張飛之計早被操點頭或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

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主何吉凶操曰今意若何

毛玠曰：愚意以為今夜必主有人夾劫寨。謀士所後人有詩嘆曰：

吁嗟帝冑勢孤窮

全仗分兵劫寨功

爭奈牙旗折有兆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

托營寨，餘眾八面埋伏。九里山前十面埋伏，小沛城外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

明。既寫風又寫月，忙中偏有此閒筆。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

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騎在前突

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圍透火光大起，喊聲齊

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

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

處軍馬殺來。曹操分撥八面之將，前不叙明至此方點出。張飛左冲右突，前邊

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

降去了。正是朱靈路昭及車胄所領之兵也。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

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

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

無路，只得望碭山而去。按下張飛下，文單叙玄德。却說玄德引兵劫

寨，將近寨門，忽然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

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追來，

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人跟隨，急欲奔還小沛。叙張飛處，既詳叙玄

德處不得不畧，然非畧也。其詳詳在張飛劫寨中矣。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順筆虛寫便真

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兵漫山塞

卷五

至此不得
不投也出
于無奈

截住去路

亦虛寫

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

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

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

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在西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當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

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

史乃袁紹長了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即便開

門出迎袁譚較勝乃翁而乃接入公解細問其故玄德備

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

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

引眾出鄴城三十里迎接玄德前想虎牢關時真玄德拜

謝紹惇答禮曰昨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

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多禮多儀玄德曰孤窮

劉備孤窮劉備真不誣也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

今為曹操所攻妻具陷不能保其七不餘日玄德又安

能保其二想將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逕來相投

望乞收錄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文

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

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

城安民已畢隨喚眾謀士議取下却荀彧曰雲長保護玄

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為袁紹所竊或已知

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

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



說之使降。次說降關公。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

曹操固知其義氣，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

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眾視之，乃張遼也。

自門樓相見之事已隔數卷，此處忽然照應。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

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我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

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被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諸葛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為不降曹三

字下一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即提

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為降漢

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

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

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

即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

是曹，將兩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

十分見識，非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

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

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為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為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為難獨以第三事為難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即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為漢不以曹操為漢既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劉不歸操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立德而獨能忘其讎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

糜者為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妃與五家七百口者幾希矣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設心亦甚惡矣思立德離立德故欲以此辱立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好真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內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立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即劉之將也關公



三國志
袁之將是卽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之，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爲關公答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探知而好，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爲關公答也。

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之，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卽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卽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卽使人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激公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



兵便回公亦見及此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

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

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

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

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

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

陷二嫂於徐州今關公亦失陷二嫂於下邳關公於山上

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

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不從曹

特叙起却從關公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失

一邊帶叙出好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失

更為陷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連到

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

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其主是關公遼曰非

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叙禮

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非說關

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將自

提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

是關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語氣又落

公語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語氣又落

曰立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

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立德家眷不許驚擾先言二嫂無

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吐得妙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

也不是敵不是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

也助竟說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

下山迎戰。應稟數語至今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為天

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

死，其罪有三。凡說英雄人譽之不動，責之則動。甘言公曰：單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說關公法。公曰：

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

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

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是立德若不

得獨生立德若生劉使君以家眷付托於兄，兄今戰死，二

夫人無所依賴，負却使君倚托之重，其罪二也。是公死而

亦死是公有憾於死，僅公死而一夫兄武藝超羣，兼通經

史，不思共佐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

安得為義？其罪三也。關公心存漢室，遼即以漢室二字動

是義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

欲我如何？遠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若不降則必死。徒

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

往投之。此三句方刺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肯桃園

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三便又以

二為第一以三罪中第一為第二，錯綜得妙。古公曰：兄言

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

受三罪而死。遠因三罪說出三便，公遼曰：丞相寬洪大量

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

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辨君臣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

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嚴男女三

劉皇叔去向不管于里萬里便當辭去。明兄弟三者缺

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

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相漢即吾也。曹操欺天

下而天下受其欺正為此語此可從之。第一件似難卸易遼又言二夫人欲請

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擗曰吾於皇叔俸內更

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第二件直

遼又曰但知立德信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

長何用此事却難從。操之所難正遼曰豈不聞像讓眾人

國士之論乎劉立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

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為後文贈袍贈金操曰文

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

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

事然後投降。此於三事之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

傳令退軍三十里。好雄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

士必不失信。曹曰操生平以許待人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

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應前張遼所云竟到府中來見二

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

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

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

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

知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事嫂如

命于嫂如真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

三十九

通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

不動一軍不敢入門應前張遠所云不許驚擾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

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曹操難在第二事二夫人

亦疑操之難於第三事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為後文五關斬將伏筆

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

二語可為女流之箴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

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

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主

之望與袁紹相攻立德語相似然紹無禮虛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關公曰文遠代稟三

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再面決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

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獨將

再申此此時恐不及拜伏乞見原而去伏筆操曰玄

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

綴語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

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

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

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操見

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

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

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

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容禮待關公延之上坐禮貌不足

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取財金帛

不足

以動之。為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後封金狀筆。關公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

二嫂好色不足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

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

敢退回。今天下有如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

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昂取異錦作戰袍一

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衣錦尚綱

之著惡其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

袍乃劉皇叔所賜其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

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至性至情讀至此令人淚下操嘆曰真義

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三

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

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

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

哭。董承有夢甘夫人亦有夢董之夢似吉反關公曰夢寐

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

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見公有淚

容。前不叙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

痛哭不由其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

綽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酒後

乘醉綽髯寫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不慰其言中之意而

力把開話漾開去是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寸

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陸士龍自愛其髮惟公亦然操以紗

錦作囊與關公護髮媚其人并媚其髮次日早朝見帝帝

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髮頗長

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

也此髮既貯相囊又經御賞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趣甚忽

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

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

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

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自白門樓後此

忽然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擇主馬亦擇主幸

矣赤面人騎赤兔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

女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前日之不輕下拜今在曹操中亦補出今吾贈馬乃喜

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

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為馬而拜操

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

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

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

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

夫也立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



此活非關
公不能言也

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出言如金石

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不負桃園

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關公之義能折

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按在雲

以下再叙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玄德一邊

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玄德處處先

妻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

許都久矣，方今春暄，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

曰：前操攻徐州，許都虛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

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

田豐第一次不欲戰，第二次欲戰，今第三次紹曰：待我思之。

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

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玄德只以衣紹曰：玄德

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

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

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不聽其言，又辱其身，待沮

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

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送之。與

似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

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

三國志 卷五

逐立功主
心之急矣

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只為欲去故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急欲立功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又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劄住又是一山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驟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吾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曹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

馬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

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騎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

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寫得顏良氣勢越視得雲

筆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

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

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

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

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借雲長之手以殺操大喜遂差

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

皇叔消息早為後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此

公第一欠試馬青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

龍赤兔正復成對卷五

請顏良下
所激動明
公妙甚

此又激

叙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語殊趣矣。天以土瓦為之，輕之殊甚。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繡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山前顏舖出賣首級，不誤主顧。關公出語亦甚。操風流然，則世之建虛名者，大半皆賣首之標矣。操曰：未可輕視。用請他，却用激他妙甚。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亦激他。關公奮然上馬，到提青龍刀，跑



下上山，水馬目圓，驟鬚眉直豎，直衝彼。河北軍如波瀾，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元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殺得出其不意，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描寫神威，真如生龍活虎。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既念其兄，又誇其弟，公固處處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成趣。叙關公一邊太熱，操大驚，回

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

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為長坂橋伏筆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不知其名。但言其狀在河北。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立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立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立德斬之。使袁紹此時果殺立德。雲長知之。必立誓一雙臂務殺袁紹。而後死。是既借雲長之手以殺立德。又借雲長之手以殺袁紹也。程昱之計。直是可怕。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立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即博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為餘不亭侯。鍾繇為東武亭侯。立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為名。耶。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誤。今依古本。

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為操所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龔都之。以立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

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殺立德者。亦再立德。

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顧待見孫乾。遇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立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讐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辭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



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樂爲之死。獨至關

公而心戀故主。望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發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卽欲不可嗟。景仰安可得乎。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孑然一身。亦必不給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爲曹操之讐。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袁紹欲斬立德。立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



獬音蟹
才音雅

延津在大
名府滑縣
境

而絕當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親者不少。豈亦面長鬚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立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第一次欲殺遂仍請立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立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文醜只在報顏良之讐。更不去打聽關公消息。故卒為關公所殺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操賊。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眾皆不能還矣。沮授分兵守險之說。亦與田豐相合。紹怒曰。皆是汝等

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既知神速。何以前番

沮受出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與田豐以杖擊地也。之言亦復相同。遂議疾不出。議事。立德曰。

備蒙大恩。無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立德意只在此句。紹喜與文醜與立德

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立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若使立德在前。於死

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立德引三萬軍隨後。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

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本鑄印送關公。為後掛忽報袁紹

此處多訛。今依古本削去。

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

卷五

七

一片假言
不說明

而解衣卸
甲前奇

此方知
誰善此

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前軍
 以前軍為後軍文醜與玄德分前後軍曹操糧草先行軍
 兵在後譙許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
 草在後多被標掠故令在前此是假話虔曰倘遇敵軍劫去如
 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只不虔心疑未決
 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塹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
 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又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
 散奔走後軍又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
 譙許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
 馬既棄糧又棄馬真令人不測文醜軍掣至眾將曰賊至矣可急取馬
 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荀攸

獨知曹操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曹操只
 明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
 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
 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
 只得撥回馬走曹操能兵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
 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
 見二將趕上遂接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
 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
 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
 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
 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

沿河趕來此亦先寫文醜聲勢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

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突如其來與斬顏良時又自一樣氣色

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二合文醜心怯撥馬遶

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

文醜此時若以立德消息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

醜大驅人馬掄殺河北軍大半落水沮受言不可渡糧草

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垂棘之采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

正殺之間劉立德領三萬軍隨後到讀者至此必謂前面

哨馬探知報與立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

但聞其形立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

未見其人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但見其旗玄德暗

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知其必在曹而反喜者

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此時宜

矣而竟不相見方喜在原之近又恨勝岡之遠咫尺天涯為之一歎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

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

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立德

至紹令推出斬之讀者至此為立德吃立德曰某有何罪

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立德曰容

俾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

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

顯明公思之程昱所言不袁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

使我受害賢之名第二番欲殺又喝退左右請立德上



而坐立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讐若何前者雲長尚在

德只一言不是雲長以解之今者雲長更無疑惑矣則又言招來雲長以解之袁紹大喜曰吾得

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還記虎牢關前盟立德修下書

劉未有人送去此時不即寄去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

里按兵不動袁紹此蓋又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

隘口自已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

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

心耳此時方纔說明眾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

龔都甚是猖獗曹丞相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

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急欲歸劉操曰

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聞

必生疾病願再一行英雄語立德體肉復曹操壯之點兵

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

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

收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劄住營

寨當夜營外拏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

人乃孫乾也來得突兀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

之後一向踪跡不聞今何為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

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一向踪跡只用他今將軍為何

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

細說

如此之言
真英雄耳

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
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
令小軍引路教某為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
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玄德寄書未到孫乾
相見在前雲長欲知乃兄消息不從河北知之却從汝南知之皆出意外關公曰既兄在袁紹
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一將恐人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
袁紹殺已也恐因此而乾曰某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
將軍也亦探玄德尚在袁紹處與否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
萬死不辭言兄長果然在袁紹處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也今回許昌便辭曹操
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披挂出陣
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

我關公曰我為前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

曹操何也孫乾在許營中密語龔都在陣上明關公更不打

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赶上都回身告關公曰

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以便

速去耳關公會意驅軍拚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

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

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

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此時不即實關

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

煩惱故隱而不言將聞喜信反先痛哭正哭間有一隨行

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

三國志 卷五

北袁紹處不用關公說知却用軍夫人曰汝何由知之

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應龔夫人急召雲長

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

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

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恐有泄漏者公意曹操不知玄

籌之事須緩圖不可欲速德在河北耳豈知操固與程昱

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

河北報與曹操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令張遼來探

關公意關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

信特來賀喜公方欲秘之而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

何喜之有遠既明言公遠曰兄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

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

弟而主臣者也豈可共論乎看能輕重較然只二語遠曰

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

遠須為我致意丞相直心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

曰吾自有計留之恐亦無甚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

故人相訪讀者至此必謂及請入却不相識奇關公問曰

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

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

公視之乃玄德書也玄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

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

計他又有

幾被袁紹所殺。書不盡言死待來命。故言之。救如此。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不得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

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既得此書。則知立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孫乾回報而公之去。

更不容緩矣。震曰。立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速往見關。

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

不可不明白。明明白白是公。生通人處。今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

容某辭却。曹公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

何。陳震之意。公不告而竟去。公為為人明白。則必告而後去。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

此。言不死則必去。不去則必死也。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

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

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

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

損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

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

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立德來書。從關公眼

中看出。關公答書。即從關公筆下寫出。叙得參差有致。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

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計。只是一箇不肯相見。

耳。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

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一

澄然。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操此時以青

少大事



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省乃往張遠家相探，欲言其事，遠亦託疾不出。此當亦曹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

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

明明說出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

異日為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封金掛印至今請二夫

久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

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果於去勇於去更不門吏擋之，關公

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先為五關斬關公既出

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

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

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

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限嗟呀忽北門守將飛報關

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數在北門守皆望北

行。北門守將來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

錢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此句又於關公宅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

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人來報是第三段只關公一去用三段文字以描寫
之來得昂藏去亦去得莫烈。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
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
文斬蔡陽伏正是筆
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歎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
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

憑不即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卡喜之伏兵或死於
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
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誣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由
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
心今人但見各為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
不知烏之雌雄矣。

文有伏線之妙榮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
此即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
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
一叙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却是極要緊處。
此叙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尚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匆匆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龔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真叙事妙品

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僥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營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

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視諸將中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未嘗有此人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

又一箇要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趕的袁紹欲殺立德而曹操不追關公因謂張遼曰雲長討金

掛印財賄不以動其心爵祿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

之操所以餌人者不過財賄爵祿耳今想他去此不遠我

一發結識他做箇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

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既不追之則必餞之

人算計往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別數十騎隨後而來

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

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

行公此時必謂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尊恙已關公

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為後被自已勒住赤兔馬

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

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

好得快

說得好

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剛甚遂立馬於橋上

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

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迴

時反急欲迴避矣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衆人手中

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

身答曰關某前會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

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

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意盡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

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領從

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

金以賞戰士其人光明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

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

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歎緣慳分淺乃錦袍一領略表寸

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

細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

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須賈以錦袍而得不死則曹操遂

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殷殷公甚落落許褚曰此人無禮太

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代

之解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嘆

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

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不知者讀至此必疑雲長心

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由



後相呼正復相似不知者讀至關公舉目視之只見

此又疑是曹操使人來留公矣關公舉目視之只見

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壯

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

地雲長恐是詐精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

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

餘人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

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

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

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

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

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

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二夫人曰關公

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

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

從已被廖化殺了又在左右曰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

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

可作伴乃謝却之精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丞相

且不受况強盜之金乎然不受丞相之金亦不受強廖化

盜之金者其視丞相之金與強盜之金無以異也

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終從關公而此處不

文伏線妙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

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

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立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

三國志

卷五

顏良文醜的關公否二人為河北名將而公能殺之則殺名將者之為名將其名更著矣前

卷事又從老人口中一題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

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

公又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

敢就坐極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

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

名華桓帝時曾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

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處徑過某有一書寄

與小兒未至第一關先為第二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

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

關名東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

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

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向往公曰某辭丞相特

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

有丞相文憑前曹操送行贈金贈袍而不與以文憑是不留而留送而不送也公曰因行

期慌迫不曾討得不說曹操不給只說自己不討秀曰既無文憑待我差

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

秀曰法度所拘不得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其

漸此言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為質無禮關公大怒不得舉

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

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

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

到後來五
閱斬去六
將豈關公
有意乎

屍橫馬下

孔秀前恭後倨關公亦先禮後兵。斬却一將。

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

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

原可見五關斬將與汝等無干

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

極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

進發第一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

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

有罪責畏曹操故韓福曰關公勇猛顏良文醜俱為所殺

又將殺顏良不畏關公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某有一

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

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

必得重賞既欲免罪商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

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

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

文憑否已知其無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

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

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

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

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

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

兩段斬却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

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奔韓

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

沂水關令
開封府沂
水縣

於馬下此與肩足以報吾臂殺散眾軍保護重仗關公

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

來第二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錘原是

黃巾餘黨廖化是強盜餘黨卞喜亦是強盜餘黨乃既做

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

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

盜為號欲圖相害在佛地上謀殺好人是強盜所為然未必非和尚所為也安排已定

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

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小人欺君子偏關

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

相代稟衷曲其言之大甘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

鎮國寺前下馬眾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

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

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胡

救關公却於胡華家先期伏線普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

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雖然當日

昔年舊識然則伏線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

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離鄉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

欲報極要緊的事口中却說沒要緊的話卞喜見普淨叙出鄉里之情恐有走

泄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

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叙舊情耶不是逢僧話却是叙鄉

是旅况幾年瀾如唱西廂曲者不是道喜到却是望蒲東耳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

此是大救

虛恭假敬
小心景益

用札鋒

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

然後請關公八方文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

此僧大通是慧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喜請關公於

法堂筵席關公曰下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反意下喜未

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下喜曰吾

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

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下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

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鏢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

開鏢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為兩段要在佛地上殺好人

土殺歹人是真苦隨即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

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

賊害矣救關公者普淨殺下喜者亦普淨殺之普淨曰貧

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

保重早為玉泉關公稱謝護送車仗往樊陽進發第四衆

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

議欲暗害關公關公念兄恩王植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

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

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

來日登途未遲與下喜關公見王植意甚懇懇遂請二

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前

下喜席今遂不赴植席是見精細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

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今從者各自安歇飽嗎

匹關公亦解甲憩息却說王植密與從事胡班聽令曰關
 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
 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箇火把
 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不用壁中刀
 火把一在日間吾亦自引軍接應為後追趕關公張本胡班領命便點
 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
 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
 至驛中間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荅曰正廳上觀書者是
 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縛髻於燈下凭几看書寫
 如班見了失聲嘆曰真天人也不特其人可敬公問何人
 書胡班班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
 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

班普淨叙別情胡班見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
 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

於三更放火今其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方

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

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前是王植
則胡班賺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來

命王植矣當先王植大叫爾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
 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烧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

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斬却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

行於路感胡班不已為後文胡班歸蜀伏筆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

與劉延延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

守別來無恙照應自馬之役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

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讎人如何容公去

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

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先報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

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無用之人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

醜亦曾與足下解厄又在關公口中今日求一渡船而不

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無用之人關公知劉

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有殺有不殺妙甚若逢人便殺便不成關公矣到

黃河渡口第五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

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

玄德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

制有甚公文前托言事冗行忙此則竟說琪曰吾奉夏侯

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

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

殺我麼關公怒曰治比顏良文醜若何又將前秦琪大怒

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

落斬却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

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

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將行程

總算一盤後人有詩嘆曰

三國志 卷五 五

掛印封金辭漢領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

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觀公此語知後日華正行

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

孫乾也孫乾至此方來得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

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此

只在孫乾口遺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立德同謀破曹之

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

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

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此

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幸

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陳震致書在孫

乾報信又在關公已行乾未至之前孫

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前孫乾在汝南

至此今幸脫身往汝南幸了夫人可與雲長到此相會二

夫人皆掩面垂淚寫得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

來本赴河北忽轉汝南只因古人正行之間背後塵埃

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正是

真非本意



六將阻關徒受死 一軍攔路復爭鋒
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忌其歸劉故聽彼自往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爲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恩厚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

憑之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在苻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卑身作僕勝似擁護羅稱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爲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和彘德始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爲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也

以關公爲降曹。罵曹操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非卽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爲重。而桃園之私盟。爲輕。推斯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寧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爲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敗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覲面相逢。而綽鎗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旣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以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爲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爲雲長之主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蔡胡華與胡班爲父子。韓福與王植爲姻家。蔡陽與



琪爲甥舅不唯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失至於
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已嗣
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立德夫婦是
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回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立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
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
但知立德下落並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鬱鬱
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
快然卽今日讀者亦爲之快然矣由前而觀則桃園
爲初聚義古城爲再聚義曰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
方爲大聚義古班合子龍已爲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
于曹操之攻徐州而立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
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
中乃叙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關張而獨詳立德於後
之散也則略翼德精詳立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
者二面之事不能並時同叙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
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
俱於前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筆俱於此卷收
拾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

白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
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
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
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鎗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公
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
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
故遣某特賚公文遍行諸處直待渡河之後公文到惇曰關
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第一人所
時關吏必已飛報許都矣豈有五關俱斬而操猶未知者
乎其曰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恐知之而後發使不見了自
已人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也關公怒
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兩馬

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停鎗

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此句問得更妙仔細意亦以使

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當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

文來放行未渡河前一組公文不見既渡河惇曰丞相知

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第二番使命猶云惇曰既未

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

怒舞刀迎戰兩箇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

長元讓休得爭戰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

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

阻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前兩次言不知者恐
不見了人情也此直言之知者見得知其斬關而後發使
前不怒索性面賞箇人情也皆是曹操奸猾處惇曰秦

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托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
于休。伏後蔡陽。遠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

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

約退。五關俱已斬過。一夏候惇何足。遠曰：雲長今欲何往。

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遠自

既未知立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則

甚。關公笑曰：安有是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

與張遼拱手而別。公之來以道始。公。於是張遼與夏侯惇

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

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出路人每有。遙望

山岡邊有一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

人出迎。又濕。一。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

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

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此老之待客。

邊烘燂行水。照上行行裝盡。一邊喂養馬匹。開中帶出馬匹

細甚。至黃氏時候。忽見一少年。又遇一引數人入莊。徑上

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

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代少年見過關公。即下堂去了。

唯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胡華之子。賢郭常之。關公

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

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

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



馬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讀至此疑又有下喜伏兵王植縱

水之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好看公問

其故，從人曰：此人來盜赤兔馬。前有劫車仗之盜，此又有偷馬匹之賊，亦間間相對被馬踢倒。公不可犯，公之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

客們反來廝鬧。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為此反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

子。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則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憐愛釀成之也。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

若父也。不知子者，又悲大若母。我看翁面目，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嚼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

於堂前，謝曰：大子冒賣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喚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為後劫關公謝別郭常，請二嫂上車，出了

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本為益一匹馬，却前引出兩騎馬來。前

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番忽現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

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為

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第一卷中事，忽于此提于關公口中，補照劉張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此人名

張獨問曰却未識其面現對赤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

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此人所以舍劉張而獨問關

未見有長髯耳故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

馬前前有發杜遠之廖化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

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

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人更不問此客姓名騎一匹

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却遇將軍

前杜遠事口在廖化口中虛述今郭不郭常之子拜伏之

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篤子兄弟者君郭子

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

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

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

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其說將軍盛名恨

無門路相見因郭常引出郭常之子因郭常之子引出裴

一段文字並非閒筆郭常為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為胡班伏線耳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

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

謝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

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眾而至

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叙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

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書出驚關公曰壯士

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元紹

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

已識公面

不棄收為步卒早晚執鞭隨鎗死亦甘心勇于從義

矣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慕賢舍亦人傑

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眾人皆曰願從

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稟命而行嚴甘夫人曰叔

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並未嘗要軍

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夫人口中及將廖化今

何獨容周倉之眾耶我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

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

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舍乃

一粗莽之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

過若以眾人相隨為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舍隻身

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有匹馬騎兄之主人自有

誠于從公如此宜其與隻身隨主之從者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

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

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

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

當權持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住扎處便來取你伏一

元紹快快而別元紹之不得從公周倉跟着關公往汝南

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

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

將縣官逐去逐縣官正與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

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碓礪一去令人想

喜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有

此木為尋兄却先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本謂尋常家數耳不料却說張飛在碓礪山中住了月餘

因出外探聽立德消息尋兄的又是一位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

官不肯此上人所未述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

將軍權署占住城池權且安身補叙張飛事當日孫乾領

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立德離了袁紹處投汝南

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

飛聽罷更不回言隨即披掛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

北門奇絕怪絕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

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

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

公大驚連心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

耶首卷中事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

稱兄稱弟今忽作你我之呼蓋你我之為兄弟本以義今

也你既無義則你是你我之呼蓋你我之為兄弟本以義今

日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

又來賺我竟說來賺我我今與你併箇你死我活桃園之

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義則你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

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公不自說推

過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

着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負兄之人

嫂之前猶殺之于兄前也字字憤聲聲激。降曹即是劉負劉即是負義義則兄之負義則人之負義真聖人也

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

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前翼德失陷二嫂于呂布則雲長責

之而玄德解之今雲長失陷二嫂于曹操則飛曰嫂嫂休翼德責之而二嫂解之前後亦遙遙相對

要被他的瞞過了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

理可知雲長之事翼德所不能為亦不肯為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

長特來尋將軍來孫乾語更妙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

好心必是來捉我直認雲長為曹操心腹故作此等語關公曰我若捉你須

帶軍馬來借此一語帶起下文如針引線極叙法之妙幸是不會帶得廖化裴元紹等一班人伴來不

然直是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來得突兀關公敘事妙品關公

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

關公此時真渾身是口費分說矣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不特翼德至此亦心疑讀者

挺丈八蛇矛便搠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

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絕妙辨免法飛曰你果

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彌衡之鼓三通其節悲張飛之

鼓三通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為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

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

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搗鼓只

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關公事借蔡陽頭為辨揭

蔡陽頭以張飛鼓為憑帖眾軍士俱走關公拈執認旗的小卒過

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

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
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曹操一邊事在軍關公聞言教去

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既借曹將頭辨心跡于日

前日張飛又不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

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張

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

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古城

公在汝南遇孫乾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

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

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帶只

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

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

訪幸得相見二糜踪跡亦只借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

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

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

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不知則大怒欲殺知

血性因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簡到一面

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立德寫張關

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

長消息保嫂尋兄之事前此關公獨飛允諾關公與孫

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關公便問皇叔何在

何等辱
如今何
以敬英
何德如



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汝南又在河北古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散而求復聚

如此之難可發一嘆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一番驅

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關公依言辭了

劉辟龔都回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

北寫張飛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

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

守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斬顏良文醜事又在張飛口中

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變為後不入境伏筆遂喚周倉

問曰卧牛山袁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計四五百

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校

人馬從大路上接來欲使彼接應以防不虞倉領命而去

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

軍且未可輕入孫乾甚精細只在此間暫歇及至兄所却即入見變

極幻之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

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庄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庄內一

老翁携杖而出又遇老人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老翁曰

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又遇

年此處且不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庄內胡華之後

敘明二子妙常之後有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立德具言前

事立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先有二糜報信可暗請來同議

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聞



目見袁紹只說要往荆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

去。前在許都脫身托言攻袁術今在玄德曰此計大妙但

公能隨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脫身之計。此計且商議已

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

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未肯

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

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文曰近聞關雲長已

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孫乾

確有主見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又將前

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

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若紹之優柔不無筋直紹笑曰

吾故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

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玄德脫身之計簡雍預先畫定

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

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妙人紹然其言便命

簡雍與玄德同行。玄德請攻袁術曹操使朱靈路昭監之

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此事

多疑簡雍自有見識。可發郭圖嗟呀而出却說玄德先命

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

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庄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

哭不止。劉關至此方纔相見關定領二子拜於

前。哭二字宛然孺慕之誠

一殺人
得益得
叙美

叙只用虛
筆點綴

可發

之前玄德問其姓。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

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二子姓名學業至此方補叙却

肖關定之子，又賢。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

又復開問相對。郭子不肖而郭常乞留之，關子賢而關定

未識肯容納否。欲遣之，畢竟郭常不脫常情，關定自有定

見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

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為子，若何？此從同姓上想

兄弟同姓者，豈不當為父子耶？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呼玄德

為伯父。關公本為諱，兄忽然得子，玄德方見一弟，又認一

安。今關公子途中遇遺子，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

路，往卧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奇

至卧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

合刺死裴元紹。關平為養子，有不必隨行之，關寧以陪之

之一虛一實。天然奇妙。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

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不忿與

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

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公

遇張飛妙在先知姓名，周倉見趙雲妙在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

逕投卧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掛，持

鎗驟馬引眾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

龍否？意外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

是趙子龍徐州一別令人想殺今此玄德關公俱下馬相

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

言以致兵敗自焚遙應第二十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

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識有見後欲至徐州投使君是其生

之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

番欲來相投只恐責紹見怪又精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

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莫非又被郭

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

實今幸得遇使君子龍一向踪跡即借他口中歷歷叙出

人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東書欲寄何

事不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遙應弟七

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并志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

今得相隨大稱平生吐肝腦塗地無恨矣別之言當日就

燒毀山寨率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

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一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

已前劉關相見時雲長但執手啼哭並無一語自明今二

將感歎不已地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結義之時

然後遍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

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其實

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信斷音稀杳不聞

今日君臣重聚義 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立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

步軍校共四五百人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叙一筆立德

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究竟古城只恰好劉辟龔都差

人來請省却多少筆於是遂起軍往汝南住扎招軍買馬

徐圖征進不在話下放下立且說袁紹見立德不回大怒

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勍敵也不可不

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振三江地連

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放下劉備專

下劉表轉出孫策此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為使來會

係策正是文字過枝接葉處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

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御書

天
圖
書

